

出類拔萃

# 臺灣養蝦先鋒黃丁郎 與 虱目魚之父林烈堂

嚴宏洋 ◎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研究所研究員



黃丁郎·林烈堂訪談錄  
薛月順、曾品滄訪談記錄整理  
國史館 / 9512 / 19公分  
248頁 / 200元 / 平裝  
ISBN 9789860085747/782

2006年6月時我應邀在「臺灣——法國海洋生物多樣性、永續漁業及養殖研討會」上演講，談養殖池內水車曝氣機所產生的噪音，對養殖魚、蝦生理可能造成的影響。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我自己有個很驚訝的發現：「那就是法國的面積約是臺灣的34倍大，但是水產養殖的產量與產值，卻遠比臺灣來的小。」在研討會上我刻意放了這張載有比較數據的幻燈片，果然如預期所料的，在會後引起與會的法國科學家們的熱烈討論。當然，臺灣四面環海、亞熱帶的溫暖氣候、以及黑潮就從大門口流過都是我們成功的因素，不過最重要的是我們有法國所沒有的像黃丁郎、林烈堂這種人材，類似他們這

種人材存在於臺灣，是使得我們能以彈丸之地，而在水產養殖的產量上，勝過法國和許多國家的主要原因。

臺灣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曾締造了舉世稱譽的「臺灣奇蹟」。而「臺灣奇蹟」是個多方面力量匯集所造就的事實。國史館在張炎憲館長的推動下，要記載那些成就「臺灣奇蹟」的默默耕耘的菁英人士。這本由國史館出版的出類拔萃人物訪談錄第四集，所報導的就是兩位對水產養殖發展很有貢獻的黃丁郎、林烈堂的口述歷史。從我唸大學時，就知道這兩位水產養殖同業的名字，後來也見過面、握過手、聚過餐，但是對他們的成就也是所知有限。等到讀過這本書後，才真正的瞭解到他們的貢獻，就是我們臺灣的水產養殖能以小搏大生活下去的主因之一。

這本書共分為兩大部分，前半部以133頁的篇幅介紹黃丁郎，而後半部則以114頁的篇幅介紹林烈堂。由於是以口述歷史的方法來記載訪談，因而這本書前、後半部讀起來，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感受。很是忠實的反映出我所知道的兩位先生描述事情方式的不



同，也可以說負責訪談及記錄整理的薛月順及曾品滄，在進行口述歷史工作上的功力的確不錯。

黃丁郎先生在從高雄水產學校（今天的高雄海洋大學）水產養殖科畢業後，就到水產試驗所臺南分所服務。這些來自水產職業學校的畢業生，應該是戰後十多年歲月中，水產試驗所最重要的現場工作人員。也因此我所認識的這一輩從業人員都與黃丁郎一樣，擁有很深厚的實作經驗。他們對臺灣水產養殖的急速發展，扮演了很重要的無名英雄的角色。黃丁郎的實作經驗，是在臺南分所服務的二十多年間逐步培養出來的。這期間，他也曾擔任四年分所長的職務。由於在水產試驗所服務，因而除了參與許多魚、蝦類繁養殖工作外，也有機會被送到外國受訓。依他自己說，兩次到日本受訓，很顯然對他後來的思維方式有很大影響。

第一次受訓，讓他使用在日本學到的技術，在1967年繁殖出數萬尾的斑節蝦苗，為臺灣後來相當成功的蝦類養殖事業打下了先基。另外黃先生也提到他返國後，做了兩件他自己認為很滿意，且對臺灣水產界有深遠貢獻的事。那就是：（1）說服了林書顏先生將養蝦中心（後來的省水產試驗所東港分所，現在稱為東港生技研究中心）設在屏東縣的東港，而不要設在宜蘭縣的頭城。（2）建議鄧火土選定水產試驗所臺南分所（現在稱為海水繁養殖研究中心）的現址。我個人1976至1980年曾服務於東港分所，而兩年前返國後則服務於距宜蘭縣頭城不遠的中央研究院礁溪臨海研究站，因而我深知黃先生為

何會認為「氣候溫暖」、「種魚、蝦易取得」、「廣大腹地」，這三因素是東港比頭城好的原因。以過去兩年五個月來，我在頭城附近居住和與這兒養殖業者交往的經驗而言，一過了十月中旬就每日陰雨綿綿，要到隔年六月才放晴。冬季時只要有東北季風來襲，頭城就是首當其衝，魚池的水溫可在短短幾小時內驟降5至8度，是這兒養殖業者深以為苦的。這兒冬季低水溫期遠較東港長，因而與東港相比，宜蘭地區的確並不是發展水產養殖的最佳地點。黃先生當年的判斷真是有遠見的。對我這曾在省水產試驗所東港分所渡過五年光陰的人來說，要讀了這本書才知道何以當初養蝦中心會落腳在東港的來龍去脈。現在來想，若當時養蝦中心是設在頭城，那後來臺灣養蝦是否能那麼的成功呢？

我在省水產試驗所東港分所服務時，知道黃先生寧可放棄臺南分所長的位置，到海外擔任魚技團長的工作。這種不要功名的作法，在當時的同儕間是被認為很不可思議的。對黃先生的決定之疑問，要到讀過這段歷史後才知道答案。原來黃先生有先見之明，知道以他高雄水產職校的學歷，留在水產試驗所面臨洶湧而來的新一波有碩、博士學位的同事，在學歷上是會吃虧些的。因而他選擇了可以發揮他實務經驗的機會，在海外為臺灣的外交工作而努力。據我所知，日後有許多位擁有碩士學位的同事們被派往海外擔任幾個魚技團長的職位，但由於缺乏深厚的實作經驗，因而在整體工作上的成效卻不如預期所料。由此可見黃先生在水產養殖上的功力，不是可以用高等學位的有無來衡

量的。

我們都知道讀歷史書籍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要鑑往知來。黃先生在第四章談到永續經營的幾個議題及解決方法，都是以他從事水產養殖整整五十年所累積的經驗而提出的對策。相較於許多國家，臺灣的水產養殖仍佔領先的地位，但因為內、外大環境的改變加上許多病毒的肆虐，今天在臺灣要經營很成功的水產養殖業，已經比二十年前難多了。我們規劃水產養殖事業政策的官員們，該可以從黃先生所提出的看法中，擬出一些具體方法，來協助臺灣水產養殖事業的永續發展。

林烈堂先生不是水產學校科班出身。他是初中畢業後，就留在埔里家中跟隨父親做四大家魚的繁殖工作。我在屏東佳冬他的養殖場與他相識時，並不知道他過去從事淡水魚繁殖的經驗。然而從他的口述歷史裡，我們可以知道，他在埔里那段自我摸索，透過向李長醫師買的顯微鏡，而打開了自學式的研究視野，其實是對他日後在烏魚、虱目魚、鯛類及石斑魚的人工繁殖的成功扮演了很重要的決定性的角色。譬如說：他自己設計出來的鯪魚苗量產的漏斗形孵化吊網，就是在埔里那段歲月中所開發出來的。我大學時修習鄧火土教授的水產概論時，所提到的「林氏吊網」，好似功勞都歸諸於漁管處林茂春先生的推廣。然而在本書第 200 頁林烈堂披露，原來是林茂春仿照林烈堂給他的圖示而製作的。他在口述歷史中提到「……所以現在通稱的林式吊網，林式指的是林組長，而不是我。當年他是官場中人，我一個

老百姓怎能和他計較那個名？」。我想，當時林烈堂心中一定有著百般無奈的。不過這是這本書的第 46 頁，黃丁郎先生則是很清楚的交待了，林烈堂的確是這個吊網的發明者。他發表在《中國水產》月刊上的文章也稱呼它為「林式吊網」。我想歷史總算透過黃丁郎的口述歷史，還了林烈堂一個公道。事實上，臺灣水產界的同仁們也都知道，黃丁郎先生也有不少原創性的工作內容，也曾被會「白紙寫黑字」的人拿去發表，而搶了「頭香」。這也是臺灣水產學術界曾有過的一段很奇怪的歲月。或許是黃丁郎先生看得遠、看得開，因而他選擇以漁技團長的位置遠離是非之地。不過黃先生在口述歷史中，倒是很客氣的不提及當年有人搶他「頭香」的過往。

臺灣南部有將近三百年的虱目魚養殖歷史，傳統上養殖所需的魚苗多來自漁民們從沿岸捕撈，再經由臺南市地區三十多家魚苗中盤商轉售給養殖業者放養。而終結這個為時三百多年虱目魚苗買賣行業的人就是林烈堂先生。林先生如何以人工繁殖的方式，達到大量繁殖虱目魚苗從而贏得「虱目魚之父」的頭銜之過程，在本書 212 頁到 218 頁有作了些簡單的交待。我在省水產試驗所東港分所服務時，也曾參與廖一久博士帶領的團隊做虱目魚人工繁殖的工作。到我 1980 年離職時，我們都無法達成催熟種魚的目標。從林烈堂的口述歷史中，我們知道虱目魚至少要到達 7-12 歲時才有可能成熟。而當時我們忙著為 4-6 歲魚打針催熟，事實上是過早了些。不過讀者們也要瞭解，研究單位有來



自上級單位的壓力，必須在一定期間內有工作的成果，因而有時反而造成「欲速則不達」的反效果。林烈堂在虱目魚人工繁殖的工作上得以拔頭籌，與他的沉得住氣，精湛的淡水魚、烏魚苗飼養技術作背景都是有細密關連的。這點在公家研究單位，人來人往留不住人才的狀況下，是無法與林烈堂數十年如一日的執著相較量的。

林烈堂口述歷史第三部分談的「一路走來」所透露的是，何以他能領先他人的地方。以他自己的評斷：他敢不斷嚐試新的挑戰，也有靈活的生意頭腦，是使得他得以成功的主因。當然的，在大環境的運作下他也有許多的無奈，譬如說因為產銷難以掌控的結構，就造成臺南六家賣虱目魚苗的「行口」，以林烈堂的觀點來看「是抓著生產者的拳頭去撞石獅，自己又不會痛」。另一方面，生產業者之間也會惡性競爭，造成沒利潤可賺的狀況。對這些狀況，林烈堂的口述中也是透露出許多扼腕的痛楚。當然，讀來最令人心驚的是林烈堂認為「臺灣養殖漁業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只能自求多福，儘

量減少成本的支出」。這是他為臺灣未來要繼續維持養殖漁業的發展所開的處方，業者及官方應可以瞭解這訊息所代表的意義。

這本口述歷史記載了臺灣水產養殖界過去五十年來，兩位腳踏實地的從業者的成長歷程與對產業的深遠貢獻。黃丁郎與林烈堂，兩位皆沒有顯赫的學歷，沒有著作等身的報告，但他們都能憑藉著本身的努力與毅力，為臺灣水產養殖事業的長期發展挹注了很大的力量。外行人可以把這本口述歷史當故事書唸，但對於全臺灣修習水產科學的高中、大學及研究生們，這該是一本必讀的指定書籍。讀者們一定可以從黃丁郎與林烈堂的口述歷史中，為自己未來想從事的行業找到許多靈感的。事實上類似黃丁郎與林烈堂兩位具有創意，而對戰後臺灣水產養殖的發展很有貢獻的人士，還有好幾位值得國史館後續作口述歷史的記載。總括而言，這是本很忠實的口述歷史，是本值得擁有和閱讀的好書。國史館的確為本書作了很好的準備及發行工作，他們為保存臺灣這段獨特歷史而作的心血，是我們納稅人該給予鼓掌的。 ISBN